

中 / 华 / 爱 / 国 / 主 / 义 / 文 / 学 / 名 / 著 / 文 / 库 /

第一辑

# 苦菜花

中国教育学会 / 编

原著 / 冯德英  
主编 / 端木蕻良  
缩写 / 宋怀冰



北京燕山出版社

中华爱国主义文学名著文库（一）

# 苦    菜    花

|     |    |
|-----|----|
| 冯德英 | 原著 |
| 宋怀冰 | 缩写 |

北京燕山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华爱国主义文学名著文库 (第一辑) 端木蕻良/主编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0年修订版

ISBN 7-5402-0346-3

I. 中... II. 端... III. 长篇小说-缩写本-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11864 号

## 中华爱国主义文学名著文库 (第一辑)

端木蕻良/主编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100007

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宝坻第二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插页 40 印张 80.125 字数 1280 千字

2000 年修订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5 000

ISBN 7-5402-034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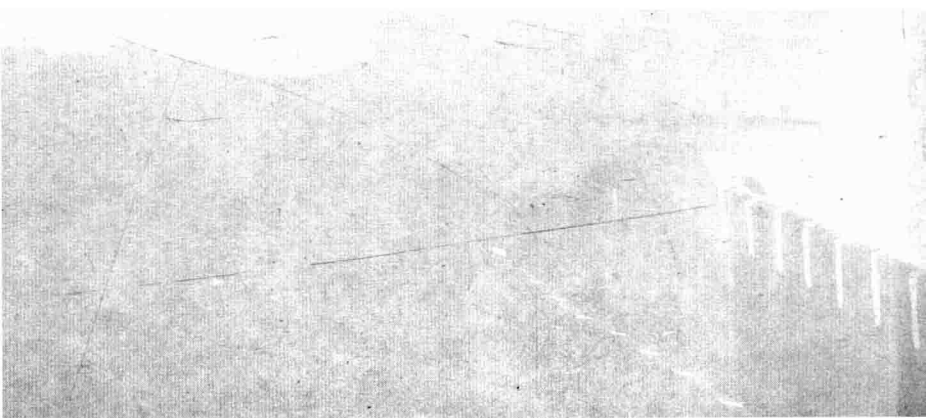
---

(全十册) 定价: 178.00 元 (本册 17.80 元)

原著 / 冯德英  
缩写 / 宋怀冰  
主编 / 端木蕻良

中 / 华 / 爱 / 国 / 主

---



# 苦菜花



中国教育学会编

义 / 文 / 学 / 名 著 文 库

KU CAI HUA

北京燕山出版社

## 序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

张济先

弘扬爱国传统，对广大青少年有效实施爱国主义教育是我们面前十分重要和紧迫的任务。《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指出：“爱国主义教育是全民教育，重点是广大青少年。要针对青少年的特点，运用影视、书刊、音乐、戏剧、美术、故事会等形式，为广大青少年提供丰富、生动的爱国教材。”

课外阅读是广大中小学生学习开拓视野，陶冶情操，培养审美情趣，获取丰富课外知识的主要渠道，同时也是我们对中小学生学习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途径。中央五部委向全国中小学生学习推荐百种爱国主义教育图书，是实施爱国主义教育的有力措施。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学校长要努力深化教育改革，减轻学生课业负担，积极创造条件，精心组织学生开展课外阅读活动。实践证明，中小学生学习课外阅读什么书，对世界观、人生观的形成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此次五部委联合推荐的百种爱国主义教育图书，都是从新中国成

立以来各地出版的优秀图书中，经过专家评委精选确定的。其中有一批五、六十年代的优秀文学著作，在社会上特别是青少年中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许多优秀文学作品的主人公形象曾经教育、激励过一代人，至今还深深地铭刻在很多人的心中。应该说，这些爱国主义的英雄形象，在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仍然是鼓舞我们奋勇前进的精神力量，同时也是对中小学生学习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最生动教材。

今年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 50 周年，为了充分利用这次重要纪念活动，对广大中小学生学习进行一次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帮助青少年朋友深刻了解祖国苦难深重的历史，中国教育学会聘请端木蕻良先生为主编，并由北京汇力科技文化研究所具体策划，编辑了这套《中华爱国主义文学名著文库》。“文库”共汇集爱国主义的文学名著几十部。这些文学名著以中国近、现代史为背景，特别是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热情讴歌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者，前赴后继，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者的英雄形象。为适应中小学生学习阅读特点，同时

也为适应新开阅读课的需要，“文库”采取缩写的形式，并由原著作者和名家亲自动笔，体现了编辑出版者竭诚为中小学生课外阅读服务的一番苦心。

今天的中小学生是二十一世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主力军，愿全国的中小学生从小阅读好的课外书，自觉抵制社会上不健康图书的干扰，立志做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 第一章

秋天了。漫山遍野发了黄，庄稼长得真好啊！可是，人们的心里像铅块一样重。因为日本鬼子占了县城，汉奸、特务、伪保安队经常出来胡作非为，除了地租田赋之外，加上什么“维持费”、“保安粮”等苛捐杂税，日子越过越难了！

在山坡上，一块狭长的谷地里，有两个女人，正在割谷子。割到了地头，她们站起来。

“娟子，歇会再割吧！”年老的说。

“你歇着吧，妈！俺不累。”娟子说着，又弯下了腰。

母亲，她今年三十九岁，看上去，倒像是四十开外的人了。她的个子算是高的，背稍有点驼，稠密的头发，已有些灰蓬蓬的，浓厚的眉毛下，本来水灵灵的眼睛失去了光泽，只剩下善良微弱的接近迟钝的柔光，像藏有许多苦涩的东西一样。眼角已布满密密的皱纹，在她那微厚的嘴唇两旁，有两道明显的弯曲的深细皱纹。下颚右方，长着一颗黑痣。

歇过一会，母亲走出树荫，看看太阳快正南了，该回家吃午饭了。她朝谷地里走去，发现女儿的镰刀放在一堆割倒了的谷子上，人却不见了。

母亲焦急地向四周巡视一番也没找见，就大声叫道：“娟——娟子——”

“妈，我在这呢。”娟子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突然出现在母亲身后。笑嘻嘻地带点撒娇地说：“

妈，你先回去好啦。俺，俺还有点事呢！”

“咦！什么事，这么要紧，连饭都不吃啦？”

娟子第一次感到自己的嘴真笨死了：“妈，……是德松哥叫我去有点事。妈，以后你就会知道……”

母亲有些迷惑地看着女儿，那水汪汪的大眼睛充满了只有孩子对母亲才有的那种乞求。母亲的心软了，微微点点头，轻声地说：“去吧。如今世道不安宁，兵慌马乱的，要早点回家。”

女儿的身影一消失，母亲立刻又紧锁眉头。孩子大了，有什么心事都能说出来吗？这半年她不是有时候夜很深才回家吗？母亲知道娟子是在远门侄子一德松家里，同她妹妹兰子一起绣花。可是娟子回来讲的一些话，很使母亲纳闷：“妈，你说说，咱们穷人为什么这样苦呢？为什么多数人要受少数人的欺负呢？妈，你说像王唯一这样的人，该杀不该杀？……”

母亲随便支吾着。她不明白，女儿为什么会提出这些问题。

母亲想前想后的，不自觉地又抬眼望望女儿去的地方；那儿是一望无际的在秋风中翻腾的山草和树木。

当娟子回到会场——长满一人多高的草木的山洼里，七八双寻问的眼睛看着她。娟子朝大家笑笑，就在兰子旁边坐下来。兰子比娟子还小些，长着一对机灵灵的灰色眼睛，她抓住娟子的胳膊，急急地问：

“娟姐，你给大婶说了吗？”

“还没有呢。”娟子说，“我是想，等天快黑了再对她说。她一准会答应我的。”

姜永泉看着娟子充满自信的神气，点点头。

“是啊，一百个错不了！”一个粗声粗气的声音，很信服地说。那是七子。

王官庄党支部书记冯德松说：“老姜，这事就按原来的打算办吧，我们家和娟子妹家是掩蔽地。你再往下说别的吧！”

“好。”姜永泉的脸上变得严肃起来，口气加重地说：“这次暴动，是咱们党的组织活动公开的决死一战！……同志们！咱们盼望多少日子的武装斗争就要开始了！是每个共产党员拿出真本事的时候啦！咱们决不能失败，一定要战胜敌人才行！”

周围七八个人的心全都砰砰跳起来，显出严肃而紧张的神情。

“秀子，不抱你妹在家里玩，呆在这干么呀？”从地里归来的母亲对着在院门口逗着妹妹玩的二女儿说。一面放下背的一捆干草，两手接过向她扑来的两岁的小女儿。

“妈，俺姐叫我在看着点，不让外人进去。”秀子说着，机警地向外面巡视一眼。

“你兄弟呢？”

“去街上了。”

“快下雨啦，叫德刚回来吧。”母亲说着抱起孩子往里走。

秀子愣住了。让不让母亲进去呢？要不要去找弟弟呢？……瞪着大眼睛，皱起短粗的鼻子，虽然才十一岁，但是看秀子现在这副神气，就像个成人在考虑重大问题似的。想了一会，她忽然笑了，忙把门悄

悄关上，上了锁，然后，向街头上撒开了腿跑去。

娟子集中心思摆弄着那支陈旧的猎枪，母亲走到身后她也没察觉，直到妹妹曼子叫起来，她才吃惊地抬起头，看到母亲的眼眶里，饱含着泪水，呼吸异常用力，全身在抽搐。

“妈！你？是你呀！”

“孩子，你要做什么？！你知道你……你爹……”

“妈，你别太伤心。我记得，全记得！”

两年前的事，像凉风一样，冲进母女俩的心间，隐隐绰绰的影子，仿佛就在眼前。

冯仁善、冯仁义是同胞弟兄两个，都是气死牛的好庄稼手，吃糠咽菜，日子很苦，可还过得安稳。仁善的老婆，生下孩子不久就去世了。儿子德贤是娟子的母亲—仁义媳妇照养大的。德贤十八娶了亲。这媳妇又俊又勤快，村里人没有不夸奖她的。

四月间，一个晴朗的日子。闺女媳妇们，你伴我，我叫她，成群结队地奔上山岗，到处寻采各种只有她们才知道叫什么古怪名称的野菜。她们每个人都像飞出笼的鸟儿，嘻嘻哈哈地说说笑笑，唱着自己编的山歌儿。

这时，王竹、王流子，扛着猎枪，领着狮毛大黄狗来了。

女人们像见到毒蛇，都远避着。娟子拉着正在低头拔菜的嫂子，低声急促地说：“嫂，咱们走！”

王竹他们已赶上来，挡住她们的去路。王竹嘻皮笑脸地说：“呀！这么风流的小媳妇，还戴花呢？不

戴也把人迷住了。哈哈……”说着向王流子挤挤他那三角眼。王流子咧着大嘴跟着嘿嘿地笑。

嫂子怎么能受得住这种侮辱！她紧挽着娟子的胳膊，气急地直骂。

“嘿，好厉害呀！”王竹啐了一口唾沫，放下枪，向娟子的嫂子扑去。

一场激烈的撕斗展开了。王竹死命抱住德贤媳妇往沟里拖，媳妇拚命地呼救、挣扎；王流子紧挡住又咬又打又骂像疯了似的娟子。那只大黄狗帮着撕娟子的衣服……

当仁善闻信赶到时，媳妇的衣服已被撕烂，躺在地上了。谁也想不到，这个老实忠厚、走路怕踩死蚂蚁的仁善，这时变得像只猛虎，那沉重的打牛用的鞭杆，打鼓似的落到王竹的头上、身上……

一个漆黑的阴沉的夜里，一阵狂乱的狗吠声，夹杂着各种劈劈拍拍的怪叫声，把母亲惊醒。接着，她凄厉地惊叫道：“他爹，快起来！啊！哥住的西屋起火啦……”

仁善披上衣服向外扑去。“砰！”一枪，使他慌忙趴在地上。

村里沸腾了。大人叫，孩子哭，声声连成一片，震撼了环山。

人们把火扑灭后，房子已烧得差不多了，可怜，老实如绵羊的仁善，被人倒吊在梁上，烧成灰了。第二天早上，在北山沟里又找到德贤和他的媳妇，他们满身被血浆糊住，媳妇已断了气；德贤奄奄一息，用他年轻顽强的生命力的最后一瞬，抓着仁义的手，嘶

哑地叫道：“叔叔！报仇啊……是南头子害的！报仇啊！叔叔……”

仁义心如刀绞，眼瞪的那样可怕，抓起那支父亲遗留下来的打猎的土枪就走！

母亲抱着还没见世面的婴儿，急忙扑到他身上，哭着说：“不能啊，他爹！你是去送死啊！……我的天啊！……我的天哪！万万不行啊！”

在这家人惨痛悲泣的日子里，王唯一嗜着鸦片烟熏黄了的大门牙，躺在炕上，对儿子王竹说：“这小子要造反，留着也是祸根。哼！给他个斩草除根！”

正从窗前路过的长工老起，听到这话愣住了。他急忙瞅个空子，溜进仁义家里。

……仁义听老起一说，气的内脏都快崩裂了。他又抓起那支土枪，怒吼道：“他妈的！太欺负人啦！活不下去，拚了这条命！”

母亲、老起，费了好大力气，才算把他阻拦住。怎么办呢？只有逃走一条路了。这是许多前辈人所走过的路。

夜晚。母亲咬着牙挣扎起月子里虚弱的身子，收拾包袱。仁义用呆滞失神的眼光望着她。这时娟子才十六岁，德强十三岁，秀子九岁，德刚四岁，还有出世几天的婴儿，就要分别了，一家悲泣在一起。

娟子生得粗腿大胳膊的，不是有一根大辫子搭在背后，乍一看起来，就同男孩子一样。一双由于泪水的潮湿更加水灵灵的大眼睛紧盯着父亲“爹，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呢？”

仁义凄楚地苦笑一下，抚摸着女儿的黑亮头发，

说：“住不多久……好孩子，听妈妈的话。帮妈干活。”

突然，街上传来急狂的狗叫！母亲一口气吹灭灯。仁义推开后窗，跳了出去。黑暗随即吞没了他。

是由于这些悲惨的回忆，还是为丈夫离家后两年来的痛苦生活，母女俩都痛哭流涕了。

娟子抑制住自己，从母亲怀里接过妹妹来，劝说道：“妈，别伤心啦。过去的事，不会再来了！”

母亲渐渐止住哭，把女儿拉到自己身旁，慈爱地抚摸着，用温柔微弱的眼光端详着女儿。

娟子长的同母亲差不多高。在她那被太阳晒成黑红色的方圆开朗的脸庞上，总是平静得几乎没有表情，显示出她单纯而又有主见，天真而又有成人的某些老练。劳动使她发育得强壮有力。为她高高丰满的胸脯和厚实的大脚板，母亲忍受过许多风言风语的责难。那时代，女人是不许这样放纵的。在这些苦难的年月里，娟子像乱石中的野草，倔强茁壮地成长起来了。

母亲的目光，又落到那支土枪上，不由得浑身颤悸着：“孩子，你怎么又拿出它来啦？可不能再惹祸啊！你再有个三长两短，叫妈可怎么活啊？唉……”她又哭了。

“妈，妈妈！快别哭了，我不是像俺爹一个人，我们有很多人。我们有共产党——就是些最好的人，来给咱们带头，打鬼子，杀王唯一这样的大坏蛋！妈，我把事情都告诉你吧，王唯一的死，就在今夜啦！”

“啊！真的？！”母亲大吃一惊。

“真的。”娟子平静地回答，“妈，你不要害怕，咱们一定能打过他们的。妈，咱家南屋今晚我们要用用，因咱家靠山，不会被坏人知道。再说，妈，我们都信得着你，到别家不放心呀！妈，你能答应我吗？”

母亲愣怔住了，来不及领会女儿话里的全部意思，一阵恐怖向她袭来，忙说：“娟子，刚才街上又来了一大车当兵的，你们可……”

“好，妈，我马上出去看看。”娟子刚迈出一小步，又急忙回头问：“妈，你让不让我领人来南屋子呢？”

“嗯，嗯，好，好，你快去吧！”母亲急匆匆地应着。

在一匝高大的围墙边，大车摇晃着进了半圆形的拱门，在挂着“胜水乡公所”的白板黑字长牌子的大门口停下来。从车上跳下四个伪军，走进朱漆森严的大门里。

在兴宅子里的正堂客厅门口出现一个人。他那颗肥胖的头圆圆的，光秃秃的，眉毛几乎见不到，看上去像个肉蛋子。他身上的黑色丝绸夹袄闪着青光，和他脸上的油光相照映。

伪军中那个脸上有麻子的快步抢上台阶，恭敬地笑着说：“王乡长，你身体安好！”

这胜水乡乡长王唯一家，是几辈的老财主了。王唯一有个叔伯弟弟叫王秉芝，但从他们的父辈起就分了家。据说当年分家时为争一块好山峦闹过纠纷，结果王唯一的父亲有官势，所以王秉芝的父亲吃了亏，

自此两家虽一墙之隔，感情已很淡薄了。也正为此，王秉芝的父亲决心要儿子长大做官，供王秉芝自小念书。王秉芝从进中学开始，就一直在外面，是不理家业的。所以除了住宅是并排着一家一个大门外，财产已比不上王唯一的多了。王唯一袭了他父亲的职，当上乡长倚仗着当地军阀土匪势力，成了土皇帝。

王家的住宅，占去村子的一小半，一律是青灰色的大瓦房，大门口的一旁，威严地矗立着守门的炮台。家里豢养着几十个“乡狗子”。“七七”事变以后，听说日本人不问穷富，是中国人人都杀都抢，王唯一非常害怕。后来军阀秦玉堂投了日本，捎信来，要他扩张势力，组织保安队。他高兴的不得了，比过去更威武了三分。没多久伪县长被起义军打死了，地面很不太平。王唯一又吓得要命。日本人顾不上这山区，倒还是秦玉堂派来一队伪军，加上保安队，分散住在周围几个村子里。乡公所住有一班伪军和二十几个保安队员。保安队长是他儿子王竹，他侄儿王流子是小队长。

可是地面上仍旧很不安稳，各地都有起义军，杀了不少伪政权的头目和汉奸卖国贼。王唯一故此前几天打发郭麻子班长和王竹、王流子几个人进据点去请求鬼子派兵来……

“这怎么行，这怎么行？”王唯一听说日本人不过来，心神不定地来回踱着步，摇着肉蛋子脑袋。

郭麻子呷口茶笑笑，说：“嘿嘿，乡长不必担忧，丁县长说啦，住一时期看看这地方实在待不下去，我们就撤进大据点去……你儿子他们正在县城安